

三之書叢球環

・版初月一年八卅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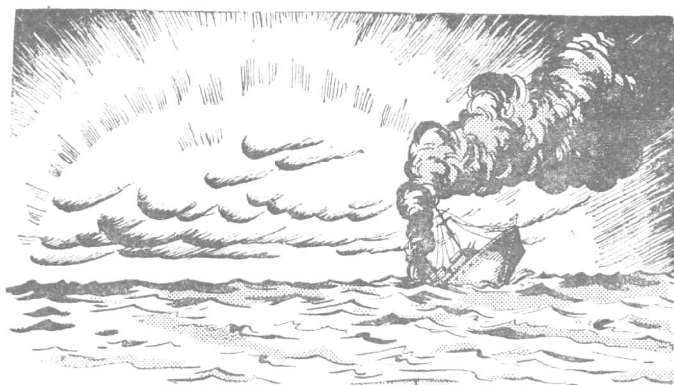
中國員西飄洋大流 記

羅孝建・著 塔羅・譯



中國海員大西漂流記

羅孝建著
羅塔譯





完必印翻・有所權版

環球叢書之三：

中國海員大西洋漂流記

全一冊：定價一元六角

著者：羅孝建

譯者：羅塔

發行人：馮葆善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上海（11）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九二二三三四
電報掛號：五二七三六〇

印刷者：新光印書館

上海（9）武定路一九〇弄五十七號
電話：三三二二一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

原序

第一批蜂擁到英國海岸的中國海員是在一九四一—四二年正值新加坡和香港淪入敵手後，大戰期中服役於各協約國船隻的中國海員約一萬五千人至一萬八千人左右，死傷人數達百分之十，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五的犧牲是直接由於戰爭的，有四十餘人因其勇敢受到各協約國政府頒贈的勳章。

自一九四一—四五年到利物浦的我們領事館裏請求幫忙或爲他事而來的海員們平均每天有十二人至四十人左右，在和他们一兩分鐘簡短的談話和數週甚至於數月長久的磋商中使我得有機會和成千成萬的祖國海員們結交，於是我的辦公室也就成了一座海戰看台，這個集子裏面的故事和斷片都是根據在這些重大，富有悲劇性和不可忘却的日子裏與他們會而暢談時的摘記寫出。

一九四三年我的一位在船上當無線員的本國朋友出海時給我一本書，那是 Lagerlöf 的「我叫福蘭克」，我以極大的興趣讀下去，心中急欲知悉作者究竟會不會提及我們的海員，他們在戰時負起這麼重大的任務，海洋生命線賴以維持，果然作者不負所望，終於在「在木筏上」那章裏帶上一筆。

正當福蘭克的船被魚雷襲擊時，船員跳上木筏不料筏子翻了一個身，紛紛落海。「……但他們又爬了上去，船長爬上，總機師也爬上，他們抓著那個可憐的老麥克的后頸拉上來，我也被拉上來，還有一個中國人也被拉了上來……」

本書裏的故事和斷片也就是著筆於這樣一種的中國人了。關於他們的生活其及所見，所感，所思，當他們逗留在西方各港口時，無意之中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漩渦還有別的像他那樣的人在數百艘協約國的船隻上工作着，運載着必要同時也往往是危險的貨物到戰場的每一個角落——他們在新嘉坡，爪哇，溫哥華，澳洲，好望角，紐約，亞歷山大，曼斯克，西西里，諾曼地，安特衛普，他們在全

球各地！

他們多半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各省，這也是作者幼年生長的地方，以各不同的理由出海討生活去，雖然他們在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裏不過是滄海之一粟同時也還不够作爲這個民族橫截面的一種典型的標本，然而一個人常常可以在各處碰到這樣的品質和性格的人，曾經把中國造成一個「古老和有名的民族」，在最近幾年中更把它變爲一個強盛有生氣的國家。

因爲這些人老是被原始的生活問題所支配，大戰期中更出入於死亡線上，所以他們在西方的生活（利物浦是他們的「老家」）是一齣緊張又富有冒險色彩的活劇，只有在這許多的世界，文化，年代，忽而合以爲一時才可以見到。

讀者一定會覺得奇怪，出現於這些故事和斷片裏面的人物竟這樣的良莠不齊，他們對於西方世界的看法如此不同，但如果他知道我們的海員本來就是這樣的一個龐大統雜的團體時就覺得沒有什麼稀奇了，他們裏面有六十餘歲的老頭兒，也有不滿十六歲的毛頭小夥子，有的是受過高深教育的教師，大學生，他們對於西方文化都很熟悉，同時也都能够接受，有的是前未離開鄉井一步的農夫，工匠，學徒，他們覺得講英語像鳥叫，至於英文不過是一大堆彎彎曲曲的「豆芽菜」（註一）罷了。

羅孝謹

註一：閩人稱洋文爲「豆芽菜」海員中多閩粵人故云——譯者。

譯者序

原書名『忘濤』(Forgotten Wave)是今年11月我的二哥從英國寄來的，他也就是本書的作者了，所以這篇『譯者序』寫起來還不算多餘。

戰時作者供職利物浦我國領事館，以後調任駐孟哲斯特領事，前者是我國海員聚集之處，同時也可以算他們海外的『老家』了，作者在任期內的主要工作是代他們和當地政府，輪船公司，或其他有關團體個人辦理一切交涉事宜，按照着原先的協定，手續，堂堂皇皇辦下去的事情固然有，但也有許多看來實在微不足道辦起來却麻煩頂透的屑事，例如一個海員在路上跟巡警打架，捉將官裏去，二哥得設法保出，或一個受傷的海員不滿意自己木腿，二哥得給他找醫生去，等接上新腿認為完全滿意後又突然心血來潮要開起咖啡店來，叫二哥給設法一張營業執照，但是我們海員除非經過特別許可是不能隨便在他們岸上做生意的，洋人最重法律和規條，管你天大的面子，海深的人情，Noi Noi一千個Noi.二哥碰了一鼻子灰回來，不料過了幾天這位海員竟不顧一切的『擇吉開張』，巡捕，包打聽來了，二哥又忙得屁滾尿流！這些雞零狗碎的屑事在一般成天跟着洋大人打哥爾夫，玩橋牌，碰酒杯的『交際而不干涉』的『外交老爺』們看來實在不值一顧，但二哥偏要管，偏爲此事急得滿頭大汗，所以才能够寫出這樣一本的東西來，可見儘管現在局勢是何等的紛亂，人心是何等的反常，我們這一代人的確比老爺們進步多多矣！

它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傑作，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也還談不到『技巧』兩字，它就那麼平凡，但我們却能够從這裏如實的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般被遺忘了的海外同胞是怎樣的和盟友們在白浪滔天的大海裏同患難，共享榮，還有他們對在西方國家裏的生活和感觸。

目次

原序

5

譯者序

7

中國海員大西洋漂流記

1

一 厄運的開始——意大利潛艇擊而不救

二 木筏上的藏糧和設備

三 對海發呆

四 禍者福之所倚

五 黑夜降臨

六 第二早

七 第一遇而不救

八 日復一日

九 窮則變變則通

十 悠然自得的漂流生活

十一 人智勝天

十二 飛機光臨

- ③第二次遇而不救
- ④巴西阿姆孫河口獲救

我是納粹的俘虜

一五

- ①我們碰到納粹武裝商船
- ②三星期舒適生活、四十日艱苦航程
- ③由波爾多到漢堡
- ④阿三「造反」、蓋世太保彈壓
- ⑤洗掃、開船、賞菜。
- ⑥奉命上岸挖掘戰壕、教東歐俘虜作方城戲
- ⑦蘇軍西進、英軍解放漢堡
- ⑧返英途中與阿三久別重逢
- ⑨久違，久違！

護航隊遇敵記

一二

- ①暮色蒼茫中敵艦出現
- ②死裏逃生追殺往事
- ③領隊船中彈起火、德方無線電廣播

壞蛋

一七

①兩個黑炭

②十九喪父流浪新嘉坡

③從新嘉坡到利物浦

④黑炭打警察捉將官裏去

⑤領事館派人保出・中國海員最後勝利

⑥放下拳頭就地求學

失掉了一條腿的海員

①敝姓周

②印度洋遭遇日艦

③漂流三日、又三日穿過不毛之地

④他換了一條新腿

我親見英皇

①我和大不列顛皇帝握過手

②遍地烽火憶中秋

③劉佬佬進大觀園

④頌章典禮開始

我忘不了英國

- 再會吧！英國
- 首次登陸大失所望
- 英國對我漸漸顯示了魅力
-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 你最惡劣的日子
- 威爾斯親王號沉沒、倫敦市民面有難色
- 喬治
- 你的舞場和跑狗場
- 愛民如子
- 購帽記趣

我們上岸了以後做什麼？

四六

- 夾纏不清
- 西方世界廣而不大
- 洋水手喝得爛醉
- 我反對跳舞
- 千篇一律的電影
- 孫子氣的樂園

觸霉頭

五一

○歷遍西方名獄

○紐約自由神下的監獄

我又回到海裏去？

五五

○爲什麼我又回到海裏去？

○虎門的一幕

○我開始了航海生涯的第一步

○深刻的印象

人海夢

五八

○迫婚

○一覺醒來置身萬里域外

得慶還生

六一

○一點兒運氣

○廿歲喪父開始航海生活

○離直布羅陀六天後被潛艇擊沉

○最緊張的七天

○七天後不見加那列島船員由緊張而消沉

○第十九日遇葡萄牙漁船獲救

一個海員的三部曲

○ 流浪南京路

○ 國際飯店侍者

○ 天南地北

中國海員大西洋漂流記

一．厄運的開始——意大利潛艇擊而不救

那艘不幸的船從塞德港 (Port Said) (註1) 回頭經過開普敦 (Cape Town) (註1) 開返英國去，它已經在海上兩星期了，第二個目的地是荷屬圭安那，潘濂是本船二等膳務員，他在這艘船上已經服務了兩年，第一次合同是一九四〇年在香港簽訂的，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曼徹斯特再簽一次，那是根據同年四月簽署的中英協定，船上一等膳務員是他的姪兒，這人也有一個姪兒在船上當伙食房夥計，所以潘家三代都在那艘船上工作着，潘濂雖然是長輩，但他的年紀却最輕。

船離開好望角後天氣極佳，在平靜的熱帶海面上破浪前進，經過長期航行不勝疲勞和無聊的海員們都從容不迫幹着日常的工作，以後再懶洋洋的躺着歇息或假寐片刻，當熱辣辣的太陽直射在甲板上的時候。

十一月廿三日的早晨他照例預備好了早餐，以後自己也喫點東西，躺下歇息，上午十一點一刻他爬起跛着拖鞋開始修拾房子，這是他的習慣每天在早餐與午飯之間總得把自己的房子弄清楚一下，他正掛起衣服和毛巾時，忽然轟然一聲，船身劇震。他幾乎跌了一交，接着是一剎那間的寂靜和空氣裏的一股刺鼻火藥味，他知道什麼事情發生了，立刻穿上鞋子一手捫了救生衣，向着自己救生船的地點直奔，上了甲板看見許多人沒命的奔跑着，這時船身傾斜海水湧入，他把救生衣緊緊的縛在身上，知道現在的情勢是絕望了，當他到了自己的救生船旁邊時，見有兩個職員和水手正要放下船子，但他們還沒有動手以前，海水衝上甲板連他自己也給怒濤從一根他緊抓着的繩子上直摔下來，沉入水裏，一

會兒浮上水而時什麼都不見了，船底被魚雷炸穿下沉，水面滿是汽油，浸得混身油膩漆黑，流入耳朵，鼻孔，嘴吧。他正開始游水時恰好一塊木板浮過來，那是一個被衝碰脫落的艙門，他抓過那塊東西，這樣使他浮得高些，能够看見週遭的東西，果然在離身不遠處他發現了一隻空著的木筏（也是船上的一種救生設備），他決定游過，但他自己並不長於游泳，只好抱着木板連推帶踢的浮過去，好容易給浮近了木筏，因為太疲乏了扶在筏旁歇一會兒才爬上，現在他能够坐在一塊更堅固，平穩的東西上面，心中感到莫大的慰藉，用手抹去身上的油漬坐着向四週看看還有別的什麼人？他覺得很奇怪船竟這樣快的下沉完全看不見了。但在三四百碼處他看見另一隻木筏隨波起伏上坐四五人，大抵是炮手們，船沉下時他們本來是在甲板上的，其中可沒有一個是他的同胞或親戚，他向他們大聲呼喊著，但對方沒有聽見，自己又無法使木筏前進，他又向四週張望此外再也見不到別的東西了，這時突然一陣恐怖襲上心頭，他的親戚朋友們全都葬身魚腹了，這不過是兩三分鐘以前的事，簡直叫人不相信，如果他們不是死了又都到那兒去呢？正想著，不料一艘白色的潛水艇迎面駛來，開近另一隻木筏，他看見潛艇瞭望塔旁有個漆成的長方形標記（以後人家告訴他這是意大利法西斯標幟），甲板上站着幾個皮膚黝黑滿面鬍鬚的人，終於在那隻木筏前面停下來，他看見艇上的人和筏上的人在說話，他想後者將被救起，生怕自己給棄在大西洋裏，他站起向着他們招手呼喊，但最後那艘潛艇竟棄下木筏上人不顧一切的開走了，把他們交給自己的命運。它很快的駛開，艇後的浪花沖起那隻木筏，一會兒不見了，他坐下歇息時，也不知道這艇到底是潛入水底裏？還是開到老遠去而消失了呢？

二．木筏上的藏糧和設備

當他再度站起看看那隻木筏時，它已經離得更遠了，是波浪把兩方沖開的，他向那邊人招手，他們也回答著，只是沒法靠近，看樣子是無望了，所以他也不作任何靠近的嘗試，坐下把自己的木筏查

看一遍，可有藏糧或別的什麼東西？前頭有個水糟，內四分三處儲滿了淡水，後面的貯藏器裏全是鹽的東西，朱古力糖、牛奶片、餅乾、魚醬、檸檬汁，接着他又在筏子上發現了其他東西包括「信號器」（三罐「黃煙」，十二支狀若火柴的「救命焰」）一罐油（他一直就不知道這有什麼用？但是在以後不幸的日子裏把它喫了），三塊帆布，四根木柱（用以插在木筏四角的），這些東西的發現使他快樂起來，尤其是當此風和日曬，海平如鏡的時候，他想這樣至少可以支持兩星期，二十日甚至於一個月，此期中必可獲救，這時他才發覺原來自己的長褲和鞋子，已經被海水沖脫了，當他在海裏掙扎的時候。

三．對發海呆

大約一小時後他又站起來張望另一隻木筏，結果大失所望，四週只是一片茫茫的大海，此外什麼都看不見，波浪把他們愈沖愈開，他只好再坐下來，現在自己是絕對的孤獨了，心中大感沮喪，他長久坐著對海面發呆，想到自己的親戚，朋友，同事全都死去，不禁起了哀感，雖然這事唐突得簡直叫人無法相信，早上還和他們在一起，現在他們却在另一個世界裏，這在情理上是不可能的，然而排在前面的却是錢錚錚的事實，他再三再四想著數小時前事情發生的經過，最後弄得只剩一人孤另另的坐在大海中，可能或永不獲救，他從前也曾聽見不少輪船被潛艇擊沉的故事，結果總有許多人被救，但他想自己也許沒有這樣好的運氣，漸漸由「死」想到「家」，他此後永遠不能再見一家老少嗎？也許不至！他向筏上的藏糧一瞥，這可能支持到獲救以前。

四．禍者福之所倚

現在他不容自己再發空想了，這是沒有什麼好處的，須腳踏實地來應付一下，一想到這他突然感

到饑餓，於是順手拿了一塊麥糖，那是非常甜美可口的，這時他又覺得自己身上很餓，油膩膩，黑漆漆的，他決定在沒有喫到更多的東西以前把身子弄乾淨後再說，於是他脫去內衣，和內褲，在海水裏洗澡，以後再用衣褲把水潑在身上，洗了皮膚上的油垢，洗畢開始喫餅乾和冷水，他記起今天在船上的最後的一頓早點，和從廚房裏拿出來預備給職員們當午餐的咖哩飯來了，現在他開始把筏上的藏糧分開，規定別的食糧除外，每日喫六塊餅乾，三杯半水，這樣，他計算全部的藏糧可喫一個月，他相信這麼許多的東西，本來至少是供給六人喫的，自己的運氣多好，這是說他的孤獨已經得到了補償。

五．黑夜降臨

下午慢慢的溜走了，他又站起張望好幾次，除了一望無際的海天外什麼都看不見，太陽漸漸的往西沉，他想自己即將籠罩在熱帶的黑夜裏，決定不再胡思亂想了，反正又無法令死者復生，撈起沉船或插羽而飛，現在最好還是準備睡覺。

很快的他被包圍在夜幕裏，但也並不如他想像中的那樣黑暗，滿天閃爍着他所熟悉的星斗，倒映在海水裏發出奇光，它們也還是照老樣子排列着，而他自己却被置於這麼陌生的環境裏，他使自己很舒服的躺在木筏上，如果可能的話，睡覺，白天的興奮與激動令其精疲力竭，當他還在想着，處於這樣反常的環境裏究竟可能不可能睡下去，已經不知不覺被睡魔襲來，朦朧中過去的事情不時在他的腦海裏時隱時現，現在硬梆梆的木板却代替了軟棉棉的被褥，但當他每次想到目前奇異的處境和偶然的遭遇時，又立刻被另一種相反的思想壓下去，那是關於充足的藏糧，堅固不沉的木筏和未來的獲救等，終於安然入睡了。

下半夜突被一陣急雨弄醒，他覺得雨水落在面孔上，赤裸的身體上和聽見雨點打在木板上的浙瀝聲，天破曉，木筏在海中盪漾起來，剛下雨時他縮做一團，以後因為感到雨水的溫暖，就展開四枝仰

臥着，淋個痛快。

六·第二早

天大亮時，他抬頭看看昨天放在木筏上晒的衣褲，很奇怪褲子不見了，也許是昨夜給海水沖去或海風吹掉，他的上衣被雨水淋濕，數個月後變成了一塊破布，他再度察看藏糧，那給他一個很大的保證，的確在獲救以前斷不至喫光，新的一天帶來新的希望，在白夭他隨時隨地都有被救的機會，昨天事情發生的經過猶歷歷在目，他覺得新的環境很難接受，目前的遭遇簡直令人無法相信，但無論信不信，現在總得喫點東西，於是就喫了些乳片和餅乾，比平時甜美得多，飽滿以後，他發現自己已經喫得超過了規定的分量，本來規定每次飲半杯水，現在却乾了一大杯，若就這樣的吃法，所有藏糧恐怕無法支持到預定的時候，要是在獲救以前東西全都喫光了怎樣辦呢？他可以釣魚嗎？他幼時也常常在故鄉的溪河旁釣，雖然，實際上也還是捉螃蟹的時候多，也許不至弄到這個地步吧！他一面又安慰着自己，這些東西無論如何總可以支持三四星期或更多的時候。

下半早，太陽大施威力，在守望的歇息時間裏，他躺在張着帆布的木筏上，覺得筏子微微的隨波起伏游轉，他回憶童年時代的海南島夏天，太陽也一樣的火熱，他從海濱回來後，必躺在涼風習習的樹蔭或竹棚下打瞌睡，但他的思維又不時轉到另一方面去，他極力嘗試去瞭解這個奇異的處境和使自己更適合於目前鐵淨淨的事實，這就是說他在親戚朋友全都死光了，現在自己得孤另另的生活下去，不斷地在這些思濤上，馳騁着，馳騁着……不禁肝聲大作，終於在思想與回憶中呼呼入睡了。

張望了一整天，可沒見到任何東西，那天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發現了一雙附在木筏旁的船槳，要是早一天見到，那麼他就可以划近另一隻木筏，雖然他相信那隻筏子還在附近，只是見不到，他很驚異筏上人們如何度日？